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第二十五回 染瘟疫羅焜得病 賣人頭胡奎探監

話說祁子富依了女兒之言，先奔胡奎家中來找胡奎，將羅焜的事，告訴他母親一遍，胡太太同龍太太聽見此言，嘆息了一會：“可憐，偏是好人多磨難！”胡太太道：“我孩兒自同龍太太回家之後，親往雞爪山去了。未曾回來，想必還在山上。你除非親到山上去走一遭，同眾人商議商議，救他纔好。”祁子富道：“事不宜遲，我就上雞爪山去了。我去之後，倘若胡老爺回來，叫他想法要緊。”說罷，就辭了兩位太太，跑進家去，吃了早飯，背了個小包袱，拿了一條拐杖。張二娘收了店面。纔要出門，來了一條大漢，掛著腰刀，背著行李，走得滿面風塵，進店來問道：“借問一聲，鎮上有個獵戶名叫龍標，不知你老丈可認得他？”祁子富道：“龍標我卻聞名，不曾會面，倒是龍太太我卻認得，纔還看見的，你問他怎的？”龍標聽得此言，滿面陪笑，忙忙下拜道：“那就是家母。在下就是龍標，祇因出外日久，今日纔回來；見鎖了門，不知家母那裏去了，既是老丈纔會見的，敢求指引。”祁子富聽了，好生歡喜，說道：“好了，又有了一個幫手到了。”忙忙放下行李道：“我引你去見便了。”二人出了店門，離了鎮口，竟奔胡府而來。一路上告訴他前後原故，龍標也自放心。不一時來到胡府，見了兩位太太，龍太太見兒子回來，好快樂，忙忙問：“小姐的家信可曾送到？”龍標回言：“至走到西安，誰知柏老爺進京去了，白走了一遭，信也沒有送到。”太太道：“幸虧柏小姐去了，若是在這裏，豈不是等了一場空了？”龍標忙問道：“小姐往那裏去了？”龍太太就將遇見侯登，叫秋紅探聽消息，主僕相會，商議逃走，到鎮江投他舅舅，後來侯登親自來尋，相鬧一場，多蒙胡奎相救的話，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。龍標聽了，大怒道：“可恨侯登如此作惡，倘若撞在我龍標手中，他也莫想活命！”太太說道：“公子羅焜誤投柏府，如今也被他拿去了送在府裏。現今在監，生死未定，怎生救得他纔好。”龍標聽了大吃一驚，問道：“怎生拿住的？”祁子富說道：“耳聞得侯氏同侯登假意殷勤，將酒灌醉，昏迷不醒，將繩索綁起，報與錦亭衙毛守備帶領兵丁，同侯登解送府裏去的。幸好我進城買豆子，纔得了這個消息。我如今要往雞爪山去，找尋胡老爺來救他，祇是衙門中要個人去打聽打聽纔好。”龍標道：“這個容易，衙門口我有個朋友，央他自然照應，祇是你老爺上雞爪山，速去速來纔好。”祁子富道：“這個自然，不消吩咐。”當下二人商議已定，祁子富走回家背了行李，連夜上雞爪山去了。

不表祁子富上雞爪山去。單言龍標，他也不回家去，就在胡府收拾收拾，帶了幾兩銀子，離了胡家鎮，放開大步，進得城來，走到府口。他是個獵戶的營生，官裏有他的名字、錢糧差務，那些當差的都是認得他的。一個個都來同他拱拱手，說道：“久違了，今日來找那個的？”龍標道：“來找王二哥說話的。”眾人道：“他在街坊上呢。”龍標道：“難為。”別了眾人，來到街上，正遇見王二，一把扯住走到茶坊裏對面坐下。龍標道：“聞得府裏拿住了反叛羅焜送在監裏，老兄該有生意了。”王二將眉一皺說道：“大哥不要提起這羅焜，身上連一文也沒有得。況且他是個公子的性兒，一時要茶要水，亂喊亂罵，他又無親友，這是件苦差。”龍標道：“王二哥，我有件心事同你商議，耳聞得羅焜在長安是條好漢，我與他有一面之交，今日聞得他如此犯事，我特來同他談談。一者完昔日朋友之情，二者也省了你家茶飯，三者小弟少不得厚候於你，不知你二哥意下如何？”那王二沉吟暗想道：“龍標他是本府的獵戶，想是為朋友之情，別無他意，且落得要他些銀子再講。”主意已定，向龍標說：“既是賢弟面上，有何不可？”龍標見王二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忙向腰內拿出一錠銀子，足有二三兩，送與王二道：“這錠銀子權為二哥費用。”王二假意推辭了一會，方纔收下。龍標又拿出一錠銀子說道：“這錠銀子，就煩二哥拿去買兩樣菜兒，求二嫂子收拾收拾。”

那王二拿了銀子。好不歡喜，就邀龍標到家坐卞，他忙忙拿了銀子，提了籃子，上街去買菜，打酒整治。龍標在他家等了一刻，祇見王二帶了個小夥計，拿了些雞鴨魚肉酒菜等件送在廚下，忙叫老婆上鍋，忙去了。龍標說道：“難為了嫂子，忙壞了。”王二道：“你我弟兄都是為朋友之事，這有何妨！”不一刻，俱已備辦現成了。等到黃昏之後，王二叫人挑了酒菜，同龍標二人悄悄走到監門口，王二叫夥計開了門，引龍標入內。那龍標走到裏面一看，祇見黑洞洞的，冷風撲面，臭氣衝人，那些受了刑的罪犯，你哼我喊，可憐哀聲不止，好不悽慘。龍標見了，不禁嘆息。那王二領了龍標，來到羅焜的號內，掛起燈籠，開了鎖，祇見羅焜蓬頭赤腳，睡在地下，哼聲不止。王二近前叫道：“羅相公不要哼，有人來看你了。”連叫數聲，羅焜祇是二目揚揚，並不開口。原來羅焜挨了打，著了氣，又感了風寒，進了牢又被牢中獄氣一衝，不覺染了瘟疫，病重不知人事。王二叫龍標來看，那龍標又沒有與羅焜會過，平日是聞名他的本領，不過領了祁子富之命而來，見他得了病症，忙上前來看看。那羅焜渾身似火，手足如冰，十分沉重，龍標道：“卻是無法可施。”祇得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一件，叫王二替他蓋好了身子，將酒餚捧出牢來，同到王二家。二人對飲了一刻，龍標問道：“醫生可得進去？”王二笑道：“這牢裏醫生那肯進去？連官府拿票子差遣，他也不肯進這號裏去的！”龍標聽了，暗暗著急。

祇得拜托王二早晚間照應照應，又拿了幾兩銀子，幫他買床鋪蓋，餘下的銀子，買些生藥丸散等件，與他調理，龍標料理已定，別了王二，說道：“凡事拜托。”連夜回家去了。

不表龍標回家，單言祁子富自從別了龍標，即忙動身，離了淮安，曉行夜宿，奔山東登州府雞爪山而來。在路行程非止一二日，那日黃昏時分，已到山下，遇見了巡山的嘍羅前來擒捉他。祁子富道：“不要動手，煩你通報一聲，說淮安祁子富有機密事要見胡大王的。”嘍羅聽了，就領祁子富進了寨門，即來通報：“啟上大王，今有淮安祁子富有機密事求見胡大王。特來稟報。”胡奎聽了，說道：“此人前來，必有原故。”裴天雄道：“喚他進來，便知分曉。”當下祁子富隨嘍兵上了聚義廳，見了諸位大王，一一行禮。胡奎問道：“你今前來，莫非家下有甚麼原故？”祁子富見問，就講：“羅焜到淮安投柏府認親，被侯登用計，同毛守備解送到府裏，現今在監，事在危急！我特連夜來山，拜求諸位大王救他纔好！”胡奎聽得此言，祇急得暴躁如雷，忙與眾人商議。賽諸葛謝元說道：“諒此小事，不須著急。裴大哥與魯大哥鎮守山寨，我等祇須如此如此就是了。”裴天雄大喜，點起五十名嘍兵與胡奎、祁子富作前隊引路，過天星孫彪領五十名嘍兵為第二隊，賽諸葛謝元領五十名嘍兵為第三隊，兩頭蛇王坤領五十名嘍兵為第四隊，雙尾蠍李仲領五十名嘍兵為第五隊，又點五十名能幹的嘍兵下山，四面巡風報信。當下五條好漢、三百嘍兵裝束已畢，大隊人馬下山奔淮安府而來。不一日已到淮安，將三百名嘍兵分在四路住下。五條好漢同祁子富歸家探信，正遇龍標從府裏回來，同眾人相見了，說：“羅焜病重如山，諸位前來，必有妙策。祇是一件，目下錦亭衙毛守備同侯登相好，防察甚是嚴密，你們眾人在此，倘若露出風聲，反為不便。”胡奎道：“等俺今天晚上先除一害，再作道理。”當下六條好漢商議已定，都到龍標家中，龍標忙去治下酒席，管待眾人，吃到三更以後，胡奎起身脫去長衣，帶了一口短刀，向眾人說道：“俺今前去結果了毛守備的性命，再來飲酒。”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將手一拱，跳出大門，竟奔錦亭衙去了。

不知毛守備死活存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